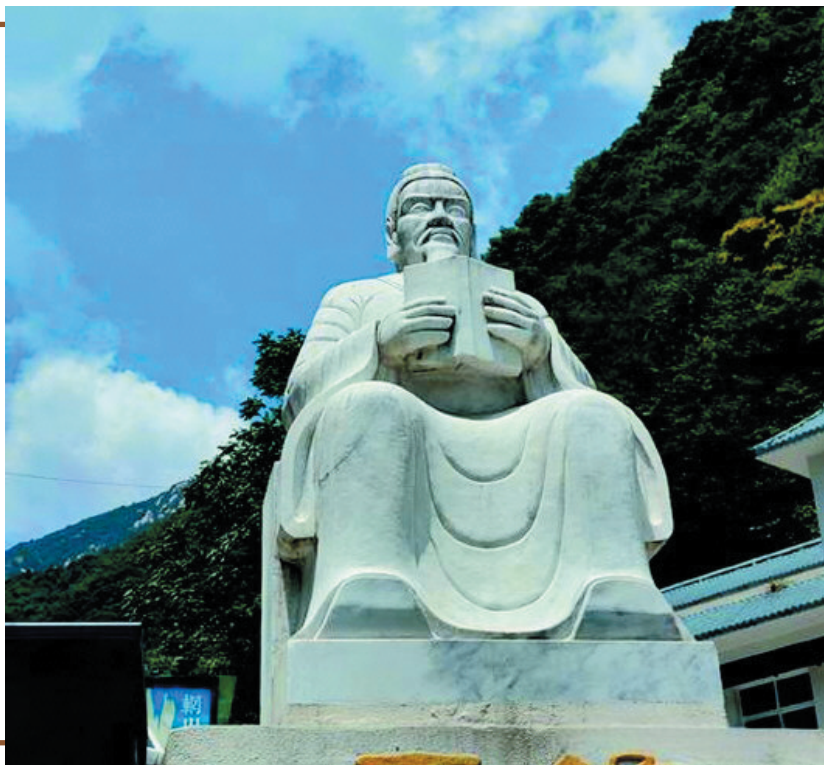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维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

公元721年，大唐长安城的皇榜张贴处，人潮涌动，万千目光汇聚于那张决定无数士子命运的黄纸。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挤在人群中，屏息凝神。当“王维”二字赫然出现在状元之位时，他眼眶一热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从蒲州走出的少年，九岁能文，十五岁名动京城，十七岁写下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如今终于一举夺魁，名满天下。他是王维，后世称他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尊他为诗画双绝的才子。

那一年，他是大唐最耀眼的状元——少年成名，金榜第一。然而，很多人只看到他的才华，却不知道这位盛唐天才的背后，是一段比金榜更跌宕、比诗歌更动人的逆袭人生。从解头少年到状元及第，从济州贬官到安史之乱中九死一生，他的一生如同他的诗，初读清淡，细品却藏着大悲大喜。



1

蒲州少年，早慧震乡邦

公元701年，武则天天授元年，山西蒲州的一户书香门第，一声婴啼划破冬日的寂静。父亲给他取名单字一个“维”，字摩诘。“维摩诘”是佛经中的在家菩萨，意为“洁净无垢”。这个名字如同一枚命运的注脚，提前刻下了他一生的底色。

王家是太原祁县的名门望族，母亲崔氏出自博陵崔氏，是大唐最顶级的五姓七望之一。祖父王胄做过朝廷的乐官，父亲王处廉官至汾州司马。王维是家中长子，下有四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如果命运按部就班，他本可以锦衣玉食、顺遂一生。然而，王维九岁那年，天塌了。

父亲突然病故，偌大的家业一夜之间分崩离析。母亲崔氏带着6个孩子回到娘家寄居。她一个名门之女，一夜之间成了拉扯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单亲妈妈。崔氏没有改嫁，她把全部的希望押在了孩子们的身上。她亲自教王维读书识字，将佛经中的坚韧与安忍注入这个长子的血脉。她在家里的禅房，日日诵经持戒，褐衣蔬食，面不改色。据王维后来在《请施庄为寺表》中追述，母亲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，从未懈怠。王维从小跪在蒲团上，听着母亲诵经，闻着氤氲的檀香长大。佛教的空寂与慈悲，如同母亲纺出的

丝线，将他与这个世界紧紧缝合。

物质的贫困铸就了王维灵魂的早熟。9岁便能撰写诗文，15岁在洛阳写下“忆昔娇小姿，春心亦自持”，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功底。17岁那年重阳节，他独自一人站在长安的街头，望着家家户户登高插茱萸，万家灯火里唯独没有他的一盏。他提笔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那时的王维，不过是一个未及冠的少年，可他的诗里，已经装得下整个盛唐的心事。

2

初涉长安，科举路崎岖

十五六岁的王维，带着一支笔、一囊诗稿，从蒲州来到长安。那时的长安城是世界的中心，各国商贾云集，文人墨客荟萃，没有背景、没有银子的“京漂”，想要出头谈何容易。

但王维凭实力征服了长安。他工于草隶，书法造诣极深；他精于音律，能听出画中乐师演奏的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哪一拍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他出入于岐王、薛王等皇亲府邸，以诗画会友，很快赢得“妙年

洁白，风姿郁美”的名声。20岁左右，他又画出了传世的《辋川图》，被后世推为南宗山水画之祖。

然而，盛名之下，王维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沉重打击。开元七年(719)，18岁的他参加京兆府试，一举夺得解头，也就是府试第一名。消息传回蒲州，母亲崔氏双手合十，喃喃念了一声佛号。她等这一天，等了太久了。

可是，接下来的全国会试，王维却名

落孙山。同场竞技的张九皋拿到了太平公主的推荐信，被内定为状元。十八岁的解头少年，站在长安城的春明门前，看着金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，第一次被现实狠狠扇了一巴掌。他明白了，在那个“行卷”之风盛行的年代，单凭才华，远远不够。他的身后，还有一个贫寒的家，五个待哺的弟妹，和一个为他耗尽半生心血的母亲。他没有退路。

3

岐王点拨，曲破郁轮袍

正当王维一筹莫展之际，他的伯乐——岐王李范伸出了援手。岐王给王维出了一个点子：去拜见玄宗皇帝最宠爱的妹妹玉真公主。

岐王让王维准备了数篇最得意的诗作，并特意为他度了一支琵琶新曲，名为《郁轮袍》。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，王维随岐王以伶人装扮入宫。觥筹交错间，岐王不慌不忙地让王维出场献艺。只见他怀抱琵琶款款走出，五指在弦上翻飞，清越激昂的乐声如高山流水，满座的宾客瞬间鸦雀无声。一曲终了，玉真公主大惊，问道：“此为何曲？”岐王朗声答道：“此为《郁轮袍》。”

玉真公主好奇地追问此人来历，岐王趁机将王维的诗稿奉上。公主随手翻开第

一页，竟是那首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。她忍不住看向岐王：“这都是我平日里反复诵读、一直以为是古人所作的诗篇，原来是当今才子的手笔！”她当即下令将王维请至上座。

谈笑间，玉真公主表态：“以如此才华，应试及第本是理所应当。若是今年长安城中让这位才子屈居人后，那便是京城科考的遗憾了！”岐王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有了当朝最尊贵公主的支持，在开元九年(721)，21岁的王维一举进士及第。史书记载，他最终高中状元。

中状元后，王维被授予太乐丞，负责皇家礼乐。这是他的第一份朝职，做的恰好是他最擅长的老本行。眼看就要平步青云，命运却再次翻脸。

任职不过数月，王维因属下伶人私下舞了只有皇帝才能观看的黄狮子，以“僭越”之罪被牵连。王维被一纸贬令赶出了长安，发配到偏远的济州。济州在今山东一带，那时的济州是世人眼中的畏途，贫穷、遥远、荒凉。

这一年，王维21岁，刚刚金榜题名。他在济州一待就是多年。他曾给弟弟王缙写信说：“微官易得罪，谪去济川阴。执政方持法，明君照此心。”他守着一底线：绝不向权贵谄媚求饶，也绝不在悲苦中丧失自己的风骨。济州的荒原上，他写下了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。表面是在写边塞风光，骨子里却是一个被命运流放放在世界尽头、重新寻找支点的倔强。

4

凝碧池畔，血泪铸绝诗

流落济州多年后，王维终于因朝局变动被召回长安，一度官至给事中，仕途渐有起色。然而，盛世的泡沫终究还是破了。天宝十四载(755)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，铁骑南下，势如破竹，长安城危在旦夕。

安史之乱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，也把王维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叛军攻占长安后，安禄山对王维的才名早有耳闻，他下令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个唐代的“文坛顶流”归附。王维被俘后“服药取痢”，装病失声，试图躲避伪职。但安禄山不肯放过他，派人将他押至洛阳，软禁在普施寺中，强行授予给事中的伪职。这对于深受忠君思想浸染的士大夫而言，比死还难受。

然而，灭顶的杀机出现在至德二年(757)。唐军收复两京，朝廷开始清算投降安禄山、出任伪职的官员，王维被投入大狱，按律当斩。就在他即将被处以极刑的时候，他的弟弟王缙挺身而出，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，为兄长赎罪。

与此同时，有人呈上王维在被俘期间写下的一首《凝碧池》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这首诗写在洛阳收复之前，字字泣血、句句含泪。诗中怀念的，是长安宫阙的冷寂、沦陷山河的伤痛，以及臣子对大唐天子的无限眷恋。唐肃宗在灯下读到这首诗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王维心里，还是有朕，有朝廷的。”

刀下留人。王维保住了性命。这一年，他57岁。出狱后官至尚书右丞，世称“王右丞”。这是他一生的最高官职，可他的心里，早已如死灰般沉寂。他没被叛军的刀砍死，却差点被自己的耻辱压垮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闭门谢客，几乎不出门，只想躲开同僚审视的目光。

经此一劫，王维彻底看透了功名。晚年他买下初唐诗人宋之问位于蓝田的辋川别业，疏浚河道，修筑馆舍，在二十余里长的山谷里营造出鹿柴、竹里馆、辛夷坞等二十处胜景。辋川水环绕着屋舍，山间的风穿过竹林，吹拂在他苍老的面庞上。他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，穿粗布衣裳，吃斋念佛。上朝时履行公务，归来后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。

在这里，他与道友裴迪泛舟往来，弹琴赋诗，彼此唱和，写下了传世的《辋川集》。诗中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句子——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——其实是用大半生的苦难换来的通透，是一个在宦海中几度沉浮、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，对世间万物最深情的和解。

上元二年(761)，王维病逝于辋川别业，年六十一。临终前，他给亲友们写信告别，从容得不像一个临终的人。放下笔的那一刻，一代诗画双绝的才子走完了自己风霜交加的一生。他留给后世的，不仅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超然，更是一个如何在风浪中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、如何在泥潭里救起了自己的气节。苏东坡说他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世人尊他为“诗佛”。剥开光鲜的头衔，王维的一生不过是一个少年为家国挺身而出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命运抛弃；他爱惜名节，却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地背上了降敌的污点；他用半辈子的时间与内心征战，最后在山水之间找到了救赎。

邓海平